

御製律呂正義



卷一百二十一  
之一百二十二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一百十九

樂問三

五聲二變

律呂分均

絃名假借

絃不易名

八十四聲

絃音度分

絃音生聲取分不同

還宮皆黃鐘





還宮無啞鐘

五聲二變

問變宮變徵備而後七聲全。今還相為宮除調之法。以六律六呂還轉為變宮變徵而除去不用。則何不并變宮變徵而去之乎。答曰。此又不可之甚者也。朱子曰。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皆是數之所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為妙。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是樂之和相接連處。朱子此說。最得樂之精理。明鄭世子載堉謂先儒惟朱子最知樂。正謂是也。聖人制器尚象。利用前民。無事不協乎天理之自然。而未嘗以私智穿鑿。強人以所不能。今使

三尺童子。信口謳吟。而爲考尋其聲韻。未有不暗與五正聲相合者。間有拗者。則必錯出於二變。東吳俗諺所謂粳喉隴者是也。惟正音之中。實有是天然之二變。故童子不知音律。而信口謳吟。自然不出此七音也。人之不能歌者多矣。苟非瘖症。斷無不具七音之人。古之審於音者亦多矣。雖有師曠。斷無在七音之外能別創一音之人。是故大而至於霆震。小而至於蟻蠊。不啻千聲萬聲矣。苟尋其數。析其理。則各自爲五聲二變。至第八聲則復與第一聲同。增之固無可增。而減之亦無可減也。曰。若然。則二變何以又不

用也。曰。二變在角徵羽宮之間。無之則五聲自不能轉。有之則五聲又不能調。及其還相爲宮也。前之二變。皆成正聲。又別出二正聲以爲二變。如黃鐘爲宮。則蕤賓爲變徵。倍無射爲變宮矣。迨太簇爲宮。則前之正徵夷則又爲變徵。而蕤賓之變徵爲角矣。前之正宮黃鐘爲變宮。而倍無射之變宮爲羽矣。迨姑洗爲宮。則前之正徵無射爲變徵。而夷則之變徵又爲角矣。前之正宮太簇爲變宮。而黃鐘之變宮又爲羽矣。推而至於無射爲宮。莫不皆然。推而至于陰呂六均。亦莫不皆然。是則二變迭相爲用。而又何嘗不用



哉。今謂二變不用而欲去之。則將以何者定爲二變而去之哉。宋史樂志。仲冬之月。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閏宮。季冬之月。以大呂爲宮。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爲閏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閏宮。餘月還轉仿此。雖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本於京房。不同今法。而五聲二變則同也。隋蘇夔難鄭譯曰。月令所載五音。不言變宮變徵。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曰。周有七音之律。漢律歷志。天地人四時爲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姑洗角於時爲春。蕤賓

變徵於時爲夏。南呂羽於時爲秋。應鐘變宮於時爲冬。若不以二變爲調。則四時不備。故每宮必立七調也。唐祖孝孫張文收等。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以變宮爲清宮。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由濁至清爲一均。唐書具載之矣。樂律纂要亦云。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雖聖人不得而增損之也。本朝李光地樂書。亦嘗以閏月喻二變。謂聲陽也。主氣。律陰也。主月。律備而聲餘。如月備而氣餘。聲備而律餘。如氣備而月餘也。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

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而病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管之相遠。亦必隔越而病於不相及也。故有閏月則氣朔均齊。有變聲則音律停調。宋房庶所謂閏宮閏徵。亦此意也。變律者。設以待用而已。如閏月之積以待用也。按李光地之說。以閏喻變。雖推步之法。與宮調之用。各不相蒙。然五歲再閏。共六十二個月。而仍止一百二十中氣節氣。猶夫二變處角徵羽宮之間。共七聲。轉相爲宮。而仍止五聲。則是用於不用之中。惟有此不用。乃能迭相爲用。有如閏法之爲天然。而非人事之矯強也。五歲不能無再閏。則五聲不能無二變矣。



律呂分均

問後漢書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  
 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其餘各宮以  
 類從焉。國語七律。韋昭註遵用其說。歷代因之。朱子  
 亦曰。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協應。江隣幾雜志。六  
 律為宮。則商角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宮。則商  
 角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律應律呂。應呂為從聲。律應  
 呂。呂應律為變聲。然則一均之內。律呂互用。由來舊  
 矣。今鐘磬排簫。以六律加二倍律為陽均。六呂加二  
 倍呂為陰均。陽純用律。陰純用呂。則前古未之有聞。

自律呂正義創之。果可爲萬世法乎。曰。音之有七也。以第八音與首音同。故左傳有七音。國語有七律。七增一爲八。然後還宮之用足。故周禮鐘磬各八爲堵。十六爲肆。此古今之所同。而人之所共知也。然在絃則半分與全分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六分。五聲各得一分。二變各得半分。在管則半律不與全律應。而下律之半。乃與本律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七分。五聲二變。各得一分。故黃鐘爲宮。則徵聲不與林鐘應。而與夷則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無射應。變宮不與應鐘應。而與半黃鐘應。至半太簇。乃復爲清

宮。而與黃鐘應。前編言之綦詳。此則秦漢以下。樂書淪亡。後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自

聖祖仁皇帝。精其數。製其器。審其音。確然定之。而無疑。而

亦爲有耳所共曉。是直與黃帝造律。先後同揆。而萬世莫能易者也。夫律管也。其不可與絃同日而語。理之自然者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夫旣曰合陰陽之聲矣。而又分別之曰。若者陽聲。若者陰聲。明乎陰陽之可合而不可雜也。且曰。皆文之以



五聲。明乎陽律陰呂。各有五聲也。向使律呂而可相雜。則周禮何不直云十二律。又何不渾言之曰律呂。而必條分縷晰曰六律六同陽聲陰聲云爾哉。且周禮大司樂之用六樂也。所奏者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歌者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倘律呂之可雜用。何不於所奏者而一參之以呂。或於所歌者而一錯之以律乎。是其奏與歌有相合無相混也。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夫黃。國語本作六。依朱子作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

則。六曰無射。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仲呂。四間林鐘。五間南呂。六間應鐘。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彼其於律呂也。旣分列次第而數之。又各自連類而數之。未嘗曰一黃鐘二大呂三太簇四夾鐘云云也。且其曰律呂不易云者。言其各有條理。不相互易。夫而後乃無姦物也。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成角。此乃以絃



音五聲之分而言。故曰黃鐘小素之首。而數止於五。未嘗及十二律呂也。凡此雖未析言管絃之不同。而要各不相混。夫既不相混。則亦無庸析言之矣。至淮南子。乃取管子五聲之分。而衍之以至於十二。然雖用十二律之名。而猶是絃音之度。未卽以絃爲管也。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乃絃音之度。自爲一段。黃鐘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別爲一段。是雖用十二管之分數。而亦未卽以管爲絃也。逮後漢志。則直曰京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黃鐘爲宮。林鐘爲徵云云。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

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長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準。始以律準絃而後。又以絃準律。於是管絃混淆。而度數遂不可辨矣。梁制四通。亦猶夫是。然房曰竹音不可以度調。則猶疑律與絃之不合。蓋如絃音林鐘之分。不應林鐘之律。而應夷則之律之類。而特不知絃之非管。九尺可爲宮。而不可以爲黃鐘。六尺可爲徵。而不可爲林鐘。八尺可爲商。而不可爲太簇。而六十律之絃度。皆後世所謂變律。絃或用之。而管則不可用耳。自房以後。則又皆祖房之失。而並



所謂竹音之不可以度調者亦不可考。夫絃有緩急。非管不定。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謂竹不可以度調。豈待智者而後知其謬哉。明鄭世子載堉。謂八音當以竹爲首。竹以律爲首。黃鐘半律不與黃鐘應。而半大呂近之。是亦實有考據。而具卓識者。然未能密考算數。多截律管。而得半太簇之與黃鐘合。依然局於襲誤。而莫之能辨。此則所謂後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者也。問者曰。今之所定。固爲有耳所共聞。而自東漢以來。何以獨無一人聞而知之者耶。曰。朱子有言。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

所以起不得者。只是尺不定。又曰。只定得黃鐘是。便入得樂。這裏纔差些子。其他都差。自漢以來。未得黃鐘之正聲。與黃鐘之真度。則所謂黃鐘者。非黃鐘。而各律各呂。皆非其律呂。如使所謂黃鐘者在黃鐘大呂之間。則所爲林鐘者。亦在林鐘夷則之間。故其所爲徵者。謂之應林鐘也。可謂之應夷則也。亦可。且黃鐘與太簇。其長差一寸。而半黃鐘與半太簇。僅差五分。唐宋以來之樂。大率比古高三律。其聲愈高。其分之相差愈少。而愈難辨。

聖祖仁皇帝始得黃鐘聲氣之元。故五聲之分際。陰陽正



半。乃得瞭然明白。漢晉而後。人未嘗聞今日之元聲。則當日之失。宜其不能辨也。問者又曰。律呂之不易如此。然則鄭康成賈公彥等所謂律娶妻呂生子之說非乎。曰。律呂與人道通。娶妻言其相合也。不聞夫婦之有別乎。生子言其相生也。不聞父子之異宮而異席乎。曰。然則國語朱子之說亦非乎。曰。國語自是問七律。不是七音。韋昭注以爲七音。則所對非所問。且其注立均則謂爲均鐘木。注中色則就六字立解。朱子曰。均只是七均。韋昭無理會。六字本是黃字。闕却上截。六自是數。干色甚事。由是觀之。則是韋昭誤。

解國語。而國語本無誤也。朱子又曰。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個頓放處。又序律呂新書曰。古樂之亡久矣。秦漢去周末遠。其道雖不行。其法猶未有異說。逮東漢西晉。歷隋唐五季。異說浸多。而法愈不定。季通心好是學。而力求之。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儻及見之。千古一快。然則京房以下諸說。皆朱子所謂異說而不足爲頓放處者。其曰七律自成一均。亦只述其舊名以解一均之義。而名物



也。度數既亡。無從考正。朱子亦不能定七律之為何律也。

聖祖仁皇帝審定中聲。十二律管具在。吹之而律從律。呂從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紹三代之緒。而祛歷世之疑。確然有據。假使朱子而在今日。不誠以為千古之一快也哉。

絃名假借

問名由義起。律也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可用此以律彼。而名之曰律。今在管清濁二均分用。在絃又清濁二均同用。則律不足以為律矣。母乃失其律乎。曰。絃度非律也。絃之音乃應律耳。黃林太南者。本鐘名也。吹管而應何鐘。則以何鐘之名名其管。管以黃林太南名。本假借也。度絃而協何律。則又以何鐘之名名其絃之分位。絃之以黃林太南名。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夫鐘名之所以可假借以名管者。以鐘音之本出於管。伶倫吹管而得十二聲之分。乃寫於鐘以紀之。



而曰黃曰林曰太曰南等十二音。今之鳳簫十二管。管各一音。其音固卽十二鐘之音。則以十二鐘之音名其管。固吻合也。卽橫笛直笛。今亦曰簫。以一管而穴孔出聲。其所穴之處。與中之容積分度既協。則亦必應乎十二鐘之音。還以十二鐘音名其管音。亦吻合也。至於絃之出聲。由於手之彈按。則與管與鐘固不侔矣。雖依管律定其首音。而二音以下。依次暗移。於是徵羽變宮絃度得管陰呂之分者。音與陽律應。絃度得管陽律之分者。音與陰呂應。故曰鐘名名絃音。乃假借中之假借。其所爲黃林太南云者。不啻算家以甲乙丙丁紀率。近世以天地元黃編號也。則雖曰黃鐘爲宮。太蕪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陰陽雜糅。而亦非有兩岐之說也。若夫用樂之時。則又並非清濁二均同用。夫所爲黃林太南云者。特分其度。而宮商角徵云者。乃是其音。清濁之均。在於定絃。定爲清均。則清均矣。定爲濁均。則濁均矣。清絃與清管應。濁絃與濁管應。又安在其爲絃與管異。而有律失其律之誚哉。



絃不易名

問以律呂之名命絃度爲假借。旣聞命矣。然則何不更定其絃音之名。毋使與管混。而必仍其舊貫而致多費辭。何也。曰。管絃之混。由京房始。後世管音無准。而轉寄之於絃。於是益混。今旣得黃鐘之真度。而管絃之不同以明。管絃之不同旣明。則雖別爲絃度立名紀數。固無不可。而

聖祖仁皇帝未之及者。誠以古聖有作。不敢以已參之。聖敬之所以達天德也。且聲音之道微矣。不明者。雖改名命度。而究不能使之明。其明者。讀上編之書而已。

瞭如指掌。安在其必改名命度而後無惑於世也。古之甲子。止以紀日。若紀歲則有歲陽歲名。紀月則有月陽月名。不相雜也。乃後世卽舉甲子以紀歲與月。術家並以甲子紀時。讀其書而明其義者。自不致以歲爲月。以月爲日。以日爲時也。然則絃度卽同用十二律呂之名。明者自不至於誤會。亦視此矣。今更辭而辨之。後世將以其同名不同義而愈知絃度管音之不可混而一。是轉因仍舊貫而義益明也。况絃度七音之分。本有定名。又何必改名定度哉。

八十四聲

問律呂十二管。排簫十六管。編鐘編磬皆十六枚。而律呂新書則曰。十二律八十四聲。上編則曰。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何也。曰。凡樂止有七聲。至第八聲。則復與首聲同。左傳所謂七音。漢志所謂七始。萬寶常言古樂懸八用七。鄭譯因編懸有八。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是也。故律呂十二管加四倍律爲十六。陰陽各八。而倍夷則與無射同聲。倍南呂與應鐘同聲。是陰陽各八而各用七也。絃度十二分。陰陽相間爲六



分五聲二變。周流於六分之一中。五聲各得全分。二變各得半分。是十二亦用七也。至於還宮轉調。則宮統七聲。聲各一調。十二律還相爲宮。故有八十四聲。七聲各爲一調。陰陽二均爲十四調。一調各有七聲。故有九十八聲。究之八十四聲。九十八聲。俱止是十四聲。十四聲又止是七聲。雖均有陰陽之分。而聲惟清濁之辨。故今之樂譜。以七字分高下。而聲字不易。如黃鐘四字爲宮。則太簇乙字爲商。姑洗上字爲角。蕤賓尺字爲變徵。夷則工字爲徵。無射凡字爲羽。倍無射六字爲變宮。如大呂高四字爲宮。則夾鐘高乙字

爲商。仲呂高上字爲角。林鐘高尺字爲變徵。南呂高工字爲徵。應鐘高凡字爲羽。倍應鐘高六字爲變宮。卽此二均。陰陽七聲已備。其餘各均之五聲二變。皆卽此七聲而旋轉用之。非聲有八十四。九十八之異也。曰聲之用七。旣聞命矣。然還宮有八十四聲。轉調則有九十八聲。豈轉調與還宮異乎。曰轉調卽還宮也。古者編縣鐘磬二十八枚。而在一處。懸八用七。爲十四聲。聲應一律。故十二律加二倍律爲十四律。倍律雖不爲宮。而其七音之分自在。故律必十四。聲必九十八。而後還宮之用全。律呂新書變律不爲宮。



故至八十四聲而止也。曰律呂新書八十四聲。十二律之外有六變律。又有正半聲。變半聲。今則無之。何也。曰。今以十二正律四倍律爲還宮。故無變律半律。若夫絃度。則有之矣。蓋以長短之位分而言。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居其衝。至應鐘而極短。以相生之次第而言。則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至仲呂而一終。故宮聲所生之位。或在宮前。則反長而當用其半。宮聲之次以下。不足七聲。則數窮而當用其變。如黃鐘爲宮。位與次皆在子。其所生之六聲。皆在子後。而數無不足。故七聲皆正律。無變律。亦無半聲。如大

呂爲宮。位在丑。次在未。自未至亥得五。不足二聲。故有二變律。其所生之六聲。爲申酉戌亥子丑。子之位。在丑前。故有一半聲。餘律倣此。但律呂新書以十二正律六變律爲經。以七聲爲緯。斜排一圖。其分不易曉。今依十二律相生之次。各按其長短之度。作十二絃。則應鐘以下爲半聲。仲呂所生爲變律。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仲呂三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自然之序也。曰。然則絃誠有八十



四聲矣。曰。非有八十四聲。止是八十四分。若以其分之應聲而言。則黃鐘大呂二絃。各應七聲。其餘十絃七十聲。皆卽此十四聲。而旋轉相應而已。曰。律呂新書引通典正律。正半律。變律。變半律。凡四十八聲。謂變律止於應鐘。其餘雖設而無所用。實止三十六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實又二十八聲。何也。曰。今以絃度言之。亦是三十六分。而用二十八分。蓋十二正律六變律。共十八分。全半共三十六分。而黃鐘太簇姑洗三陽律。皆不用變全分。而用變半分。陰呂。皆用正全分。而不用正半分。應鐘又用變全分。而不用變半分。故三十六分之中。八分不用。止二十八分也。今依新書之例。正律墨書。變律朱書。觀之自了然矣。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半黃
變宮	官	商	角	變角	商	變徵	徵	羽	商	變宮	角	變徵
		官	商		角		官	變徵	徵	官	商	徵
			官		商		角		商	角	變徵	徵
				官		商		角	商	角	官	徵
					官		商		徵	羽	角	變徵
						官		商	徵	官	商	角
							官		角	變徵	徵	羽
								官	商	角	官	徵
									商	角		徵

絃音度分

問八十四聲為絃音度分。既聞命矣。顧絃音之器。絃之長短皆同。而律分則不等。且如瑟與箏之設柱。猶可各隨其分定之。若琴之徽。阮咸琵琶之品。則皆一定不移。而為各絃所同用。其分無正律變律之近。而亦無二十八分之多。敢問何也。曰。依十二律之度。作十二絃。故有正變全半二十八分。然以之制器。則不可彈。故絃之長短皆同。長短同矣。則宮分皆八十一。商分皆七十二。角分皆六十四。徵分皆五十四。羽分皆四十八。變宮分皆四十二。變徵分皆五十六。是十

印製律呂正長後編卷一百一十九



二絃之二十八分。止一宮絃之七分耳。故無正變律分之近且多也。曰。今之絃音。又不止於七分。何也。曰。絃之有七聲也。一絃各為一聲。則絃至七而止。一絃自為七聲。則分至七而止。此皆各就一絃而言。上編絃音度分是已。若夫綜七絃之始終。盡一絃之變化。則先以全絃為宮分。用史記三分損益之法。順推宮聲所生之六音。又以全絃為變徵分。用管子四開之法。逆推變徵所由生之六音。合是二六十二分。而七音之用備矣。然絲樂不以二變定絃。而各絃之中。又除二變不用。故自半度以上。止用八分。半度以下。再

加八分。並全半為十八分。

半度為第九分。第十分為第一分。第十一分為第二分。第十二分為第三分。第十三分為第四分。第十四分為第五分。第十五分為第六分。第十六分為第七分。第十七分為第八分。第十八分為第九分。

用之。而清聲亦備矣。曰。兩絃可互用乎。曰。兩絃之可互用。猶七絃相為用也。七絃各定一聲。則散聲已足。不須取分。兩絃各定一聲。則一絃取三聲。一絃取四聲。而七聲已足。不須七分。故絃音十八分。在一絃止得七正聲。七清聲。而在兩絃則已具上中下三等。十一聲。此絃音取分之理。所以包括終始。如環無端。而還宮轉調。不可勝用也。曰。順推宮聲所生之七音。



用三分損益之法。律書言之詳矣。逆推變徵所由生之七音。用管子四開之法。上編止用之於徵絃。何也。曰。上編固舉一隅也。夫徵分爲宮分三分之二。則下徵爲宮分三分之四。下徵四分。宮三分。則宮分爲下徵四分之三。故管子曰。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由是推之。變徵爲變宮三分之四。則變宮非變徵四分之三乎。變宮爲角分三分之二。則角分非變宮四分之六乎。溯而上之以至於宮。莫不皆是。上編絃音。度分。據七聲定分而言。故其度相同而其分不等。若按絃度求之。則亦猶是順推逆推之二法也。曰。順

逆相推。法誠善矣。不識與新書正律變律之分有合乎。曰。皆合也。試作七絃圖。順逆求得十二正分。半之得十二半分。共二十四分。用十二辰名爲之記。首音所生者墨書。首音所由生者朱書。其下七絃爲七聲。每絃各有七音之分。正律墨書。變律朱書。如宮絃子分爲宮。卽黃鐘分也。未分爲徵。卽林鐘分也。寅分爲商。卽太簇分也。酉分爲羽。卽南呂分也。辰分爲角。卽姑洗分也。亥分爲變宮。卽應鐘分也。墨書午分爲變徵。卽蕤賓分也。如變徵絃朱書午分爲宮。卽蕤賓分也。丑分爲倍徵。卽大呂分也。申分爲商。卽夷則分也。



卯分爲倍羽。卽夾鐘分也。戌分爲角。卽無射分也。巳分爲倍變宮。卽仲呂分也。子分爲倍變徵。卽變黃鐘分也。餘絃倣此類推。則一絃還轉七音。皆與新書律分合。獨午分有二者。宮聲所生之七音。從子至午。變徵所由生之七音。從午至子。仲呂生變黃鐘。不及黃鐘原數。今以全絃黃鐘之子分。卽爲變黃鐘之子分。則子後所生之午分。與子前所由生之午分。必不相同。午獨兩用之。故其分有二耳。合七絃計之。丑分在變徵。絃爲徵。在變宮。絃爲宮。而二變不以定絃。故丑分不用。亥分在宮。絃爲變宮。在徵。絃爲變徵。而七聲

不用二變。故亥分亦不用。墨書午分。在宮。絃爲變徵。朱書午分。在變徵。絃爲宮。故二午分皆不用。全絃二十四分。除丑午亥正半六分不用。餘十八分。卽今所用是也。曰。絃度義蘊精深若此。誠幸聞所未聞。但上編以清宮爲七十六。分別作一圖。今止列一表。不猶有未盡乎。曰。上編以清宮卽大呂。故作七十六分。以明之。其實大呂爲宮。亦是八十一分也。故不另列表。

亥半	戌半	酉半	申半	未半	午半	巳半	辰半	卯半	寅半	丑半
						半角	半角		半商	
						半徵	半變徵		半角	
						半羽		半徵	半變徵	
						半變宮		半羽	半徵	
						半商	半變商		半羽	
						半宮	半變宮		半商	
						半角		半商	半變商	
								半角	半商	半宮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半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半商	
		角		變徵	徵		羽		宮		半角	
			徵		羽		變宮	宮		商		半變徵
				徵		羽		宮		商		半徵
					羽		變宮	宮		商		半角
						羽		宮		商		半徵
							羽		宮		商	半角
								羽		宮		半徵
									羽		宮	半角
										羽		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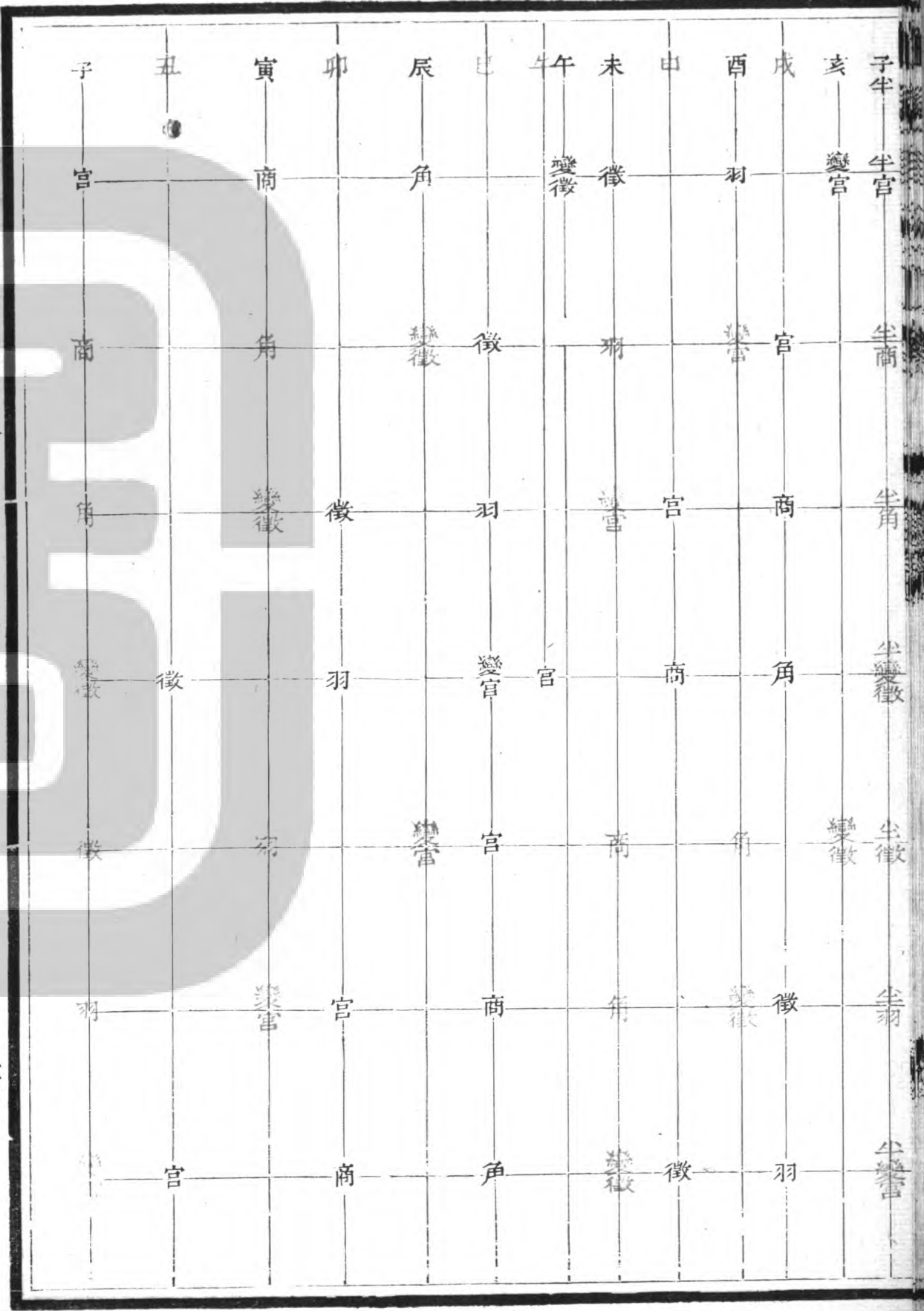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一百十九

二四

絃音生聲取分不同

問絃音之度。既各當於七聲。又悉合乎律分。誠至善矣。而上編則曰。絃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何也。曰。絃之聲與分固不同也。以聲而言。黃鐘為宮。則絃之宮分聲應黃鐘。商分聲應太簇。角分聲應姑洗。變徵分聲應蕤賓。徵分聲應夷則。羽分聲應無射。變宮分聲應半黃鐘。即倍無射大呂為宮。則絃之宮分聲應大呂。商分聲應夾鐘。角分聲應仲呂。變徵分聲應林鐘。徵分聲應南呂。羽分聲應應鐘。變宮分聲應半大呂。即倍應以分而言。黃鐘為宮。則宮分聲應黃鐘者。即黃鐘

御製律呂正義後 卷一百十九 樂問 三五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一百十九

二四

絃音生聲取分不同

問絃音之度。既各當於七聲。又悉合乎律分。誠至善矣。而上編則曰。絃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何也。曰。絃之聲與分固不同也。以聲而言。黃鐘為宮。則絃之宮分聲應黃鐘。商分聲應太簇。角分聲應姑洗。變徵分聲應蕤賓。徵分聲應夷則。羽分聲應無射。變宮分聲應半黃鐘。即倍無射。大呂為宮。則絃之宮分聲應大呂。商分聲應夾鐘。角分聲應仲呂。變徵分聲應林鐘。徵分聲應南呂。羽分聲應應鐘。變宮分聲應半大呂。即倍。以分而言。黃鐘為宮。則宮分聲應黃鐘者。即黃鐘

御製律呂正義後

卷一百十九

樂問

三五



之分。商分聲應太簇者。卽太簇之分。角分聲應姑洗者。卽姑洗之分。變徵分聲應蕤賓者。卽蕤賓之分。至徵分聲應夷則者。則非夷則之分而爲林鐘之分。羽分聲應無射者。則非無射之分而爲南呂之分。變宮分聲應半黃鐘者。則非半黃鐘之分而爲應鐘之分。大呂爲宮。則宮分聲應大呂者。卽大呂之分。商分聲應夾鐘者。卽夾鐘之分。角分聲應仲呂者。卽仲呂之分。至變徵分聲應林鐘者。則非林鐘之分而爲變林鐘之分。徵分聲應南呂者。則非南呂之分而爲夷則之分。羽分聲應應鐘者。則非應鐘之分而爲無射之

分。變宮分聲應半大呂者。則非半大呂之分而爲變黃鐘之分。夫律諸樂之宗也。絃特八音之一耳。因絃之七聲。與律之十二管。皆由三分損益而生。故其分悉適相值。而初非某聲之分卽應某律之聲也。如必欲聲分之同。則是八音之器。凡聲應黃鐘者。必皆九寸而後可也。無是理也。且絃分之不可以律名也亦明矣。絃之長者逾四尺。短者亦二三尺。謂爲宮分云云則可。謂爲黃鐘云云則不可。而又有巨細緩緊之不同。長者或聲轉清。短者或聲轉濁。固不得執分以名聲。更不得援律以名分也。自淮南子取管子絃音



五聲之分。三分損益以爲十二律之度。京房作律準。寫律於絃。而後漢志遂云。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始以律名絃。繼且以絃亂律。千數百年以來。未有能辨之者。

聖祖仁皇帝審音正度。確然有以晰其生聲取分之不同。故舉三絃爲例。各爲一圖。又合管律絃度共爲一圖。各具七聲之分。與各分所應之聲所合之度。以明絃分。本非律分。不以律名絃。自不以絃亂律。絃音度分。篇云。管子及司馬氏律書。皆五聲之正。淮南子始載

二變之數。但不可以律呂名之。是也。曰絃旣不可以律名。則何不並其名而去之。而上編又云變律於管音實無所用。而絃音之數乃或倚之。何也。曰黃鐘爲宮。林鐘爲徵。以及八十四聲之說。自古有之。原因絃分而起。苟於絃而並去其名。則人轉不知其爲絃分矣。曰若然。則舉三絃以爲例。恐學者未能引伸其義也。請得俱列而表之可乎。曰然。爰以陰陽各七均。每均七絃列爲表。



黃鐘宮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宮 應黃鐘五字  
得半黃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半太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半姑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半林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半南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宮 應黃鐘五字  
得半黃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半太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半姑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半林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半南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林鐘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半太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半姑之分

變徵 應蕤賓尺字  
得半蕤之分

變徵 應蕤賓尺字  
得蕤賓之分

宮 應黃鐘五字  
得半黃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林鐘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宮 應黃鐘五字  
得半黃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半太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半姑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姑洗之分

變徵 應蕤賓尺字  
得蕤賓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林鐘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太簇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姑洗之分

變徵 應蕤賓尺字  
得蕤賓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宮 應黃鐘四字  
得黃鐘之分

商 應太簇乙字  
得太簇之分

角 應姑洗上字  
得姑洗之分

變徵 應蕤賓尺字  
得蕤賓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林鐘之分

羽 應無射凡字  
得南呂之分

變宮 應倍無六字  
得應鐘之分

徵 應夷則工字  
得林鐘之分

宮 應黃鐘五字  
得半黃之分



























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十二鐘名。以此十二鐘名命其管。於是十二管  
亦得其名。然則黃鐘云者。亦祇十二鐘之一鐘耳。安  
在其為聲氣元萬事本耶。然而黃鐘之實為聲氣元  
萬事本不誣也。苟明其故。則知古人還相為宮。實無  
往而非黃鐘。而必不致疑於黃鐘之或用或不用矣。  
夫理與數俱。理虛而神。神莫可名。數實則形。形乃可  
著。數始於一。窮於九。一九之間為五。五也者。中也。故  
天。數五。地。數五。一生二。一者天。二生三。二者地。三生  
萬物。三者人。故人數三。一五之間為三。三也者。又五

之中也。天數五而中有三。地數五而中有三。兩三為  
六。則五六為中合。人之道也。天數五。地數五。人居天  
地之中為二五之三。其三不盈於六。然則人之數亦  
五也。求聲之中。亦準諸此。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  
九而聲乃中。故求黃鐘者。必謹於數。歷代流傳。先聖  
之法具在。而度則不存。夫以度行數。度訛而數隨以  
訛。則求數之脗合於先聖。必先求其度固也。我

聖祖仁皇帝天縱聰明。深通數理。協諸數而協。乃得黃鐘  
之真度。不特黃鐘之管。與古所傳黍數允協。即大呂  
之管。太簇之管。以至無射應鐘之管。舉古人所紀之



數一一脗合。無相戾者也。此實天定之而非人為之。物表之而非臆斷之者也。而又何疑焉。如曰。所得之聲果中聲果黃鐘。而又不定以黃鐘為宮。作不用黃鐘解。則真魚遊水中而不知水也。夫黃鐘定而十一律呂皆定。十一律呂皆黃鐘所生也。此非今日之臆說。依古以來。載籍之所傳。無異詞也。黃鐘之數既定。黃鐘之聲既協。則所為大呂者。乃黃鐘之大呂也。所為太簇者。乃黃鐘之太簇也。推而至於無射。至於應鐘。何莫非黃鐘之無射。黃鐘之應鐘也。且爾所云黃鐘與所云宮者。其止用黃鐘一律耶。抑十一律呂皆

用也。止用宮之一音耶。抑商角徵羽皆用也。如其皆用。乃可成樂。則烏覩夫十二律呂還相為宮之為非也。如止用黃鐘一律宮一音。則吾未見一律一音之可以成樂也。總之宮有統體之宮。有分體之宮。黃鐘有統體之黃鐘。有分體之黃鐘。統體之宮。即元聲也。即黃鐘也。分體之宮。則與商角徵羽還相為用者也。統體之黃鐘。即宮也。即元聲也。其數乃萬事本也。分體之黃鐘。則與十一律呂還相為用者也。古人立義。或以統體言。或以分體言。而未嘗別白其名。故執古人之論。往往齟齬。非古人之過。執之者之過也。如執



其分體而謬其統體。無怪其有所未達也。曰。若然。則唐宋以來。謂俗樂爲夾鐘。以非黃鐘而爲俗。其說又何以云。曰。所謂俗樂爲夾鐘者。以俗樂起於琵琶。餘音俱從此生。琵琶定絃首。當黃鐘之夾鐘。則是以夾鐘之分爲黃鐘。而由此以生十一律呂者也。旣以夾鐘爲黃鐘。則不特所爲黃鐘者非黃鐘。迨其生至夾鐘之分。其所謂夾鐘者。又豈真夾鐘耶。黃鐘旣失。則無之而可也。必若俗樂然者。乃可謂之不用黃鐘。然此不用黃鐘。固亦不得謂之用夾鐘也。以其夾鐘亦非夾鐘故也。若黃鐘旣得。則隨所用以爲宮。何一之非黃鐘耶。



還宮無啞鐘

問還相為宮。則無啞鐘之謂矣。顧各祭祀或用律或用呂。其用律者。呂之一均仍啞鐘也。其用呂者。律之一均仍啞鐘也。則如之何。曰。所謂啞鐘者。謂止奏一均。其餘各鐘永不施用。故謂之啞鐘耳。今

圓丘用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倍無射為變宮。而大呂一均及蕤賓倍無射之二變設而不用。

方澤用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倍應鐘為變徵。大呂為徵。夾鐘為羽。仲呂為變宮。而黃鐘一均及仲



呂倍應鐘之二變設而不用。

太廟用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變徵。無射爲徵。倍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而大呂一均及黃鐘夷則之二變設而不用。合三大祀言之。律呂並宣。燦然大備。三大祀旣用黃鐘林鐘太簇。而夕月壇用南呂。

帝王廟用夾鐘。

先農壇用姑洗。以還宮之法。十六鐘固皆用之矣。安得所謂啞鐘之謂哉。若謂用律則呂爲啞鐘。用呂則律爲啞鐘。則必十六鐘一時並擊而後可。十六鐘一時

並擊。成何音調。且古之編鐘有二十八爲一肆者。有五十六爲一肆者。若必一時盡擊之。非惟不成律均。亦恐無此手法。此皆不待辨而自明者。况一均雖有七音。而二變不用。則擊者止五鐘耳。又得以本均之二變而謂之啞鐘乎。按明任氏樂律志。太僕丞張鶚言。古人製十六編鐘。非徒示觀美。蓋爲還宮而設耳。其下八鐘。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其上八鐘。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鐘清。此其懸鐘次第及還宮之法。雖與今法不符。然而還宮之理則一也。還相爲宮。則十六鐘



迭相為用。迭相為用。則不窮於用。啞鐘之疑。可以換然冰釋乎。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一百二十

樂問四

黃鐘不為商

一律可為五音

三統

四樂

三大祀

宗廟不用呂

社稷以下用月律

朝日用太簇

御製律呂正義後

卷三

目錄

工尺字譜

簫笛字譜

候氣

飛灰

八風

黃鐘不為商

問古法以黃鐘為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大呂以下。依次遞推。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夫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五音相生自然之序也。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仲呂上生黃鐘。十二律相生自然之序也。惟其陰陽二均互用。故能五音十二律各得其序如此。今陽為陽均。



陰爲陰均。則其序俱舛。母乃違於古而非所謂自然者歟。曰。黃鐘得其真。則清濁自不可以混。有耳共聞。非可以辭說勝。前旣具言之矣。若夫所稱陰陽互用。則五音十二律各得其序者。蓋徒習乎書策之文。而未嘗實考其數以核其真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以夾鐘爲宮。則上生黃鐘爲羽。以仲呂爲宮。則上生黃鐘爲徵。以夷則爲宮。則上生黃鐘爲角。以無射爲宮。則上生黃鐘爲商。書策之文則然矣。豈知十。二律相生。至於仲呂而窮。所爲上生黃鐘。徒有其文耳。雖使商高布算。師曠審音。亦必無恰合之理。則

此四均者。總不得黃鐘而用之。而安所爲相生自然之序哉。且以其法推之。唯黃鐘大呂太簇三均各得正聲。自夾鐘以下。正聲不比。則用半聲。半聲又不比。則用半變聲。至於仲呂爲宮。則正律全不可用。此又豈聖人制律之本意自然而然者哉。况夫黃鐘爲商。謂之君居臣位。依古所忌。蓋君臣一體。而天地兩位。必不可以混。故黃鐘必不可爲商。若民與事物。皆君之所有事。所爲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若臣也者。與君同斯事而不得干其位。故黃鐘可爲角徵羽。



於民事物無所嫌。今若陰陽迭用。則無射爲宮。黃鐘必爲商矣。毋乃不可乎。若陰陽分用。則六陽均內。總無黃鐘爲商者。惟倍無射立宮。則黃鐘爲商。倍無射者。黃鐘均變宮。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所不用。而黃鐘爲商。則立宮者。又必黃鐘之變宮。理與數符如此。此則真所謂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爲者也。問者曰。陰陽分用。還相爲宮。惟黃鐘大呂則五音俱全。是以古來陽均。惟用黃鐘。陰均。惟用大呂。今還相爲宮。則太簇。夾鐘。無羽。姑洗。仲呂。無徵。羽。蕤賓。林鐘。無變。徵。夷。則南呂。無角。變。徵。羽。無射。應鐘。則自商以下。

皆無之。竊謂太簇。夾鐘。爲宮。當以半黃鐘。半大呂。爲羽。姑洗。仲呂。爲宮。當以半黃鐘。半大呂。爲徵。半太簇。半夾鐘。爲羽。蕤賓。林鐘。爲宮。當以半黃鐘。半大呂。爲變徵。半太簇。半夾鐘。爲徵。半姑洗。半仲呂。爲羽。夷。則南呂。爲宮。當以半黃鐘。半大呂。爲角。半太簇。半夾鐘。爲變徵。半姑洗。半仲呂。爲徵。半蕤賓。半林鐘。爲羽。無射。應鐘。爲宮。當以半黃鐘。半大呂。爲商。半太簇。半夾鐘。爲角。半姑洗。半仲呂。爲變徵。半蕤賓。半林鐘。爲徵。半夷。則半南呂。爲羽。鐘磬笙管之屬。並須另造。乃可諧合。今不用半。而用倍。又於太簇。夾鐘。爲宮。卽以倍。



無射倍應鐘爲羽。循是以轉。使聲之應高者反下。於以遷就已成之樂器則得矣。母乃於義實有闕歟。曰。夫豈憚製造樂器之煩而爲是遷就哉。宋以來俱用半黃鐘半大呂半太簇半夾鐘。謂之四清聲。本朝易半爲倍。其義前已詳言之矣。然古者亦止用四清聲而止。若半姑洗半仲呂以上。則激而愈高。不特人聲之所不及。卽製爲管。亦爲人氣之所不及。以之定絃。則絃急而絕。然則以之爲樂。絲聲不可得而聞。竹聲人聲不可得而協。而鐘亦必爲窳爲槲矣。夫第八音與第一音相應。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自然而然也。由是循而升。循而降。非所謂端如貫珠者乎。若一往而高。高而不返。則無循環應和之妙。於是穴竹則吹之不成聲。鑄金則擊之不協律。固不必器成而後知其不可。蓋可以理決者也。且一往不返。則自蕤賓以下。竟無黃鐘之正聲。而又奚可。况還相爲宮者。猶夫還相爲高下云爾。今欲一高而不復下。則又何所爲還相爲宮哉。

六一律可爲五音

問黃鐘爲宮。太蕤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倍夷則爲下羽。倍無射爲變宮。大呂爲清宮。夾鐘爲清商。仲呂爲清角。林鐘爲清變徵。南呂爲清徵。應鐘爲清羽。倍南呂爲清下羽。倍應鐘爲清變宮。此前三編所言也。今用還相爲宮之法。則如太蕤爲宮。是以商而加於宮矣。遞而至於無射。應鐘之羽加於宮。豈盡無所妨乎。曰。宮商云者。五音也。黃鐘太呂云者。十二律呂也。以律呂還乎宮商。猶以宮商還乎律呂。譬如日月五星之運行乎二十八宿。十干



之運行乎十二支也。謂之太簇為宮則可耳。安得有  
 所為商加於宮也。迨其太簇為宮。則姑洗為商矣。太  
 簇安得仍為商也。迨夫姑洗為宮。則蕤賓為商矣。姑  
 洗亦非商也。前編所云太簇商立宮。姑洗角立宮云  
 云者。蓋指在懸之鐘而言。謂太簇商也。亦可為宮。姑  
 洗角也。亦可為宮。而辭未能達意耳。實則謂太簇為  
 宮則可。謂太簇商為宮則不可也。孟子曰。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六律者。所以正五音者也。惟其六律非  
 卽五音。用能以此正彼。若如所謂太簇商云者。則是  
 太簇卽商而黃鐘卽宮也。然則所謂黃鐘太簇云者。

豈卽宮商之異名耶。子固知其不可也。問者曰。如所  
 言是矣。無如班固論太簇之所以參黃鐘。林鐘而為  
 三統者。以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棗通族出於寅。人奉  
 而行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  
 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云云。言律呂  
 若班史者亦可矣。今謂太簇可商可宮。亦可角徵且  
 羽。則班史所謂其聲商也。又何以云。曰。班固之言太  
 簇聲商也者。從其始而言之也。還相為宮。必始黃鐘。  
 黃鐘為宮。太簇固商也。欲明人統之本於仁義。而假  
 太簇之初本屬商以立言。亦無過也。雖然。人統之義。



固不須太簇之初本屬商以配寅之爲木爲仁而始明也。夫黃鐘爲天統始子。子天之位也。林鐘爲地統始未。未地之位也。太簇爲人統始寅。寅人之位也。卽是而三統已明矣。何必以仁義言哉。况夫元亨利貞四德皆統於元。三陽之位。繼之者善。又爲元之正位。仁包四德。人道惟仁。若夫義也者。仁之施也。無義之非仁。猶無禮無智無信之非仁也。班史以易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強取太簇初本屬商以爲義。於以配仁。固所不必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統於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柔統於剛。然則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何不可義統於仁哉。



三統

問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是爲三統。蓋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也。今班固以黃鐘子爲天統。林鐘未之衝。丑爲地統。太簇寅爲人統。夫十二辰具六衝。反覆論之。亦爲十二衝。非丑有衝而餘辰無衝也。林鐘未之衝。丑。若可爲地統。豈蕤賓午之衝。子。亦可爲天統耶。且班固雖以子未寅爲三統。亦稱三正。顧亦未嘗謂祭天必黃鐘。祭地必林鐘。祭宗廟必太簇也。自唐祖孝孫創爲此說。而今從之。安見所從之果是耶。曰。子丑寅之爲三統也。歷家之言也。推



歷元者必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朔旦冬至日月五星齊在丑宮爲初率。故曰天開於子也。旣以此時爲歷元。則日月五星自必在於丑。故曰星紀斗之建於子。謂之天開。則日月五星之臨於丑。謂之地闢矣。未有天已開而地猶未闢者也。夫日月五星者。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者也。若斗柄初建於寅。則日月必同在虛危。虛危子宮也。故孔子曰。行夏之時。寅建朔旦。旣日月必在子。則以爲歲始正也。歲功者。生民之本。故謂之人生於寅也。若夫律之所爲三統三正者。借歷以明之。亦無所不可。若執而泥之。則律

與歷本兩事。無庸叅雜。蓋與明者言。則相得而益彰。與不明者言。不妨離之則雙美。毋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義。論律之三統三正也。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天秉陽。一陽初復。律中黃鐘。是爲天統宜矣。至於夏至一陰生。律中蕤賓。地秉陰。而不以蕤賓爲地統者。陽律而陰呂也。迨其中乎蕤賓之呂。則已六月而爲林鐘矣。陽性剛。其長也。勃焉。故一陽初復。卽得天統。陰性柔。其長也以漸。故積至二陰。方能受任於太陽。以生長萬物。此未之所以爲中央土而爲地統也。



夫天陽也。地陰也。人陰陽之交也。又一生二。二生三。一天也。二地也。三人也。一陽爲天統。子也。二陰爲地統。未也。三陽爲人統。寅也。三陽必三陰。正陰陽之交也。若以數言。黃鐘正九寸。林鐘正六寸。太簇正八寸。九天也。六地也。八人也。惟此三律皆無奇零。故謂之三正云。由此言之。以黃鐘爲天統。而天道明。以林鐘爲地統。而地道明。以太簇爲人統。而人道明。三統之義。確乎其不可易也。以之分祀天地宗廟。又何議哉。曰。所爲天九地六而人八者何也。曰。九老陽。六老陰。易稱九者陽。陽乾爻也。稱六者陰。陰坤爻也。其不變之爻。則爲七八。七少陽。八少陰。少陽男也。少陰女也。故七八者人之位也。少陰能生育。故律呂以八相生也。隔八相生。以成十二律呂。而後七聲流轉於十二之間。然則七猶天施。而八猶地生也。主律呂而言。故曰八人也。如主聲音言。則七也。

四樂

問周禮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以祀園丘。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以祀方澤。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以祭宗廟。朱子既定爲四樂。不若鄭說之律呂乖舛。則固可遵而用之。而又不從周禮而從祖孝孫之說。又何也。曰。朱子之言。亦舉其大畧而已。其言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蔟爲徵。則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則太蔟爲宮云者。乃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與今絃音之度合。而與律呂還宮之法。則不合。且旣南呂爲宮矣。不



卽言南呂爲宮而又言大呂爲角。且又雜言爲角爲徵爲羽者。何也。如角徵羽本無專屬之義。則但當言爲宮之律呂。方可標綱挈目。而不得雜舉角徵羽也。如角自角徵自徵羽自羽各有取義。則固未有角徵羽偏舉一音而可以成樂者也。如五音備而成樂。而言角者角主之。言徵者徵主之。言羽者羽主之。則與唐宋燕樂頗相似。成周雅樂恐未然也。朱子雖有是言。原未嘗自以爲定論。蓋見之門人所述而已。未嘗自著爲書以詔天下萬世。不若闕疑而從祖孝孫遵用漢志三統之說之爲愈也。

三大祀

問常朝之樂。還相爲宮。而各壇廟又不用還相爲宮。何也。曰。義各有取也。帝王御宇。法天以出治。故漢鮑鄴言。天子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宜作十二月均以迎和氣。隋音樂志亦言。古者人君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唐祖孝孫奏言。朝賀饗宴。皆宜隨月用律爲宮。宋政和七年。詔大晟府樂律隨月用律右旋。明大政記洪武三年。定朝會宴饗樂舞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正月爲萬年春。二月爲玉銜行。三月爲賀聖明。四月爲喜昇平。五月爲



樂清朝。六月爲慶皇都。七月爲永太平。八月爲鳳凰吟。九月爲飛龍引。十月爲龍池宴。十一月爲金門樂。十二月爲風雲會。然則隨月用律。不自今始也。古人以爲宜然者。亦非一人矣。其不用者。時爲之。非理應爾也。國初禮樂承明之舊。然所承者。明季之舊耳。若洪武之制。固十二月還相爲宮也。又按月令之文。天子所居所服典禮之大。政事之繁。無不與月律相符。故能召天地之和。協五行之序。隋鄭譯蘇夔請用十二律還相爲宮。而何妥沮壞之。遂止用黃鐘一宮。致堂胡氏非之曰。五音十二律。猶十二支配十干。所以

變而不窮。且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若獨奏黃鐘一均。是有君而無臣民事物也。不亦亢乎。由是言之。人君法天行健。必當按月生律。還相爲宮。先儒有定論矣。至於壇廟之樂。則烏可同日語哉。周禮。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奏之。圜丘。則天神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奏之。方澤。則地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奏之宗廟之中。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周禮之文。雖難施於用。然亦以見壇廟用樂。宜各



以其宮矣。問者曰。壇廟用樂各以其宮。原本周禮。固已。今祀

園丘何以不仿周禮用圓鐘而用黃鐘。祀

太廟何以不仿周禮用黃鐘而用太簇。祀

方澤仿周禮用林鐘矣。而律呂次第。又與周禮互異。何歟。

曰。漢律歷志言之矣。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祀天用黃鐘。黃鐘子。天正也。祀地用林鐘。林鐘未之冲丑。地正也。祀宗廟用太簇。太簇寅。人正也。唐祖孝孫遵用其說。最爲近古。可法也。若夫隋奏黃鐘以祀園丘。奏太簇以祀方澤。奏蕤賓以祀宗廟。

宋以來鐘之宮祀昊天。以黃鐘之宮獻宗廟。以林鐘之宮祀地祇。是皆附會經傳。參以臆見。故揆之三統之義。或合或否。不可用也。至於律呂次第與周禮互異者。朱子曰。周禮所稱。是降神之樂。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言之。注家之說非也。隋音樂志。牛宏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亦言。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採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先儒解釋。旣莫知適從。且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呂乖次。以之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行也。明何瑋樂律管見曰。周禮圓鐘爲宮之說。或有別法。今無所考。闕



疑可也。然則周禮之不可附會，亦古之人言之詳矣。今師其意，不必泥其文可也。曰：然則何以不用月律也。曰：若以月律言，則

圓丘之祭，以建子之月，其用黃鐘，不待言矣。

方澤之祭，以建午之月，於法當用蕤賓，地陰也，而用陽律，非其質矣。况林鐘固蕤賓之呂，坤位在未，又萬古不可易者也。

太廟之祭，大禘於建丑之月，於法當用大呂，時享以四孟之月，於法當用太簇，仲呂夷則應鐘，若與朝會同義，則十二律呂闕其七，人神同制，已非所以尊神，况又

闕也，故惟太簇一均，寅為人正，人本乎祖，為宜用之宗廟也。綜諸儒之說，酌古今之宜，則壇廟用樂各以其宮，義至精當，與常朝之樂以月律還相為宮，並行不悖可也。



宗廟不用呂

問黃鐘林鍾太簇為三始用以尊

圓丘

方澤

宗廟之祀既聞命矣。顧天秉陽。地秉陰。陽用律。陰用呂。黃

鐘律也。林鍾呂也。固宜。至於

宗廟用太簇。雖符三始之義。而太簇是律非呂。得無與陰

陽之大義猶有舛乎。曰。依古有言。天曰神。地曰祇。神

陽也。祇陰也。此天用律地用呂之義也。若夫肖形天

地與天地參者惟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



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言夫人生之初。魄聚而魂麗焉。魂魄強則神且明。人之始既然。終胡不然。由是觀之。神固陽也。凡人皆然。况乎立萬民之上而為帝。在帝左右而為神乎。夫人之生。魄陰魂陽。互為其宅。生亦不得專屬之陽。可專屬之陽者為天。故記曰。天秉陽。人之終也。魂神魄質。上升下降。終亦不得專屬之陰。可專屬之陰者惟地。故記曰。地秉陰。若夫神而克配彼天。則陽中之陽矣。而猶疑以為陰。何其惑也。且於穆清廟。帝后並焉。帝固宜用陽律矣。后亦不得用呂也。后從帝也。夫后從

帝。固不得用呂矣。后之生。后也。后而陟降在天。則亦神也。神不得謂之陰。惟后亦不得謂之陰。而用呂。而後神人不得同均之義明。正陰陽之大義也。且帝配天。則亦同用黃鐘矣。迨乎配地。則亦同用林鐘矣。配神而陽。配祇而陰。生而為人。沒而為神。為祇。固宜然也。至於在宗廟之中。則用太簇。太簇者。人之始。人本乎祖。君者億兆之本也。則君之祖。尤本中之本也。本中之本。即天也。雖與天同體。而降黃鐘以用太簇。示不敢擬乎天。義之盡也。且天之樂用黃鐘矣。太簇者。黃鐘之商。商為臣。明乎天工人代之義也。夫自百姓







而不概於人心。無寧於近代典制中。擇其合理者從之。猶可以寡過也。近代典制。惟唐太宗時祖孝孫所定爲最優。故今朝賀之以還相爲宮。

園丘

方澤

宗廟之以三始。皆從祖孝孫之說也。至

社稷壇等祀。唐史闕焉。但云五郊。朝賀宴享。則隨月用律爲宮而已。五郊今無其制。而

社稷

文廟等祀。在二月八月。則用夾鐘南呂。猶是隨月用律。

爲宮之義也。若夫

歷代帝王廟之春以三月。秋以九月也。則以二月八月。祀事孔殷。次第舉行。至於

歷代帝王廟。諏日者。每在清明後霜降前。故有三月九月致祭者。然固應亦以二月八月也。使定爲姑洗無射。則後人必轉以二月八月爲不當用。失其本意。且清明後霜降前。以月建言。則爲三月九月。以日躔言。則猶是二月八月。與其過而用姑洗無射也。無寧過而用夾鐘南呂。是以亦與

社稷



文廟同制也。若夫

先農壇之用姑洗者。雖耕藉每在三月。而非因三月而用姑洗。蓋耕藉之禮。舊用卯月亥日未時。取亥卯未木德之盛。今之用三月者。以京都在燕。地氣寒多。二月上亥。尚未解凍。故用下亥。而每入於三月。然日躔仍是卯月之次也。夫黃鐘爲宮。則姑洗爲角。姑洗者。黃鐘角也。角爲木。既有取於木德之盛。而姑洗云者。謂萬物去枯而就鮮。木氣榮長。農夫所望。故特異於他。祀而不同月律之制。重農事也。若夫太歲壇。卽前代之五郊也。分爲五氣。則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

冥。合爲一歲。則曰太歲。洪範曰。王省惟歲。術家之言。謂之歲中天子。然則太歲壇之祀。固隨月用律爲宮。可矣。然而人神異制。不得隨月用律爲宮也。十二律皆可用。則當用首律矣。而讓於天。又不敢用黃鐘。是以用太簇也。又今之所行者。夏時。夏時建寅爲歲首。以歲首之月統十二月。則亦當用太簇也。是二者雖小變乎祖孝孫之說。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其義亦有託焉。



朝日用太簇

問夕月之用南呂也。月以秋分爲極盛。斗建在酉。律中南呂固已。以月例日。應用夾鐘。且朝日時固春分矣。而又不用春分之律。乃用太簇。且唐祖孝孫之議。今之所從也。祖孝孫惟天地宗廟用三統。羣祀皆以其月之律爲宮。今於朝日獨不然。其義安在。曰。朝日之用太簇也。亦由夕月之用南呂也。月極甚於酉。而日則非極盛於卯。日之在天。照臨下土。常以照九覆三爲日長至。照三覆九爲日短至。照九覆三。則日出於寅。日出於寅。則日之極盛也。且夫日者人之心。日



之所至。羣生遂焉。是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天地人物。本同一心。物之生。皆日之所爲之也。人爲萬物之靈。舉人以該萬物。故曰日者人之心也。人生於寅。日實生人。以人統祀日。又所以昭顯著明日之爲功大也。况日陽而月陰。陽用律而陰用呂。八月夕月用南呂。以月陰而用呂也。二月朝日。如用夾鐘。豈不曰陽應用律而悞用呂乎。今用太簇。太簇者。固是夾鐘呂之律也。倘使祀月以七月。其祀月之樂。仍必用南呂。蓋南呂者。固是夷則律之呂也。夫在天成象。日之外莫大於月。惟月與日對。然而月固不敢與日對也。非特不敢。亦不能。凡物兩則對。斷無有分彼之體以爲體。而與彼爲對者也。月之光卽日之光。其體一。而曷能爲對待哉。月旣不得與日對。則祀月以南呂而祀日。以夾鐘。是爲兩大而敵尊。其義未至。故不從祖孝孫之議也。



工尺字譜

問工尺字譜。雖宋燕樂志有之。然循是說以爲郊廟朝廷樂譜。無乃非乎。曰。不然也。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君子猶將變古以從今。况宜於今而適以合乎古。又非古之所無。雖用之郊廟朝廷。何不可之與有。且今之四上尺。卽古之黃林太也。本無分於黑白。徒強加以雌黃。何其不憚煩哉。曰。漢書律歷志云。黃中色也。鐘種也。言陽氣施種於黃泉也。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也。太簇以下。各有精義。今之四上尺。工。復何義哉。曰。子何以其義爲哉。其便於用。斯用



之而已矣。必求其義以實之。則鑿矣。是故不適於用。雖施於鄉井不可也。苟適於用。雖施於大廷可也。而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哉。且史記漢書所載黃鐘大呂等名義。出呂覽淮南等書。雖皆原本周秦經師家傳習舊文。各有依據。非漫然者。然所以詁訓月律。以明是月中是律是呂之由。非若四上尺等字之所以紀音聲也。况工尺之說。亦不自今日始也。楚辭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今按招魂篇曰。吳歛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爲宮。其譜下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

宮角相應也。由此言之。四上尺工。在屈原時已有之。亦非不典也。曰若然。則今鐘虞所縣十六鐘。並可以上尺工爲號。而必仍黃林太之名。其於鐘譜。仍以黃林太紀其節奏。得無言之自相矛盾耶。抑亦明知上尺工之不典。不以施之於鐘。畏後人之議也。曰黃林太者。乃鐘名也。吹管而應何鐘。則以何鐘之名。名其管。管之以黃林太名。本假借也。度絃而協何律。則又以何鐘之名。名其絃。之。分位。絃之以黃林太名。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固不若狀聲之字所爲上尺工者。譜之之爲便也。若夫鐘則黃林太等其本名也。安得棄



而從上尺工與况上尺工者。卽七音也。流轉於黃林太之間者也。而乃欲以爲鍾名。過矣。

簫笛字譜

問工尺字譜。旣聞命矣。而簫與笛之字譜抑又不同。何也。曰。由於孔分之異也。如姑洗簫姑洗笛同爲四倍黃鐘積之管。第一孔同爲工字。第二孔同爲凡字。第三孔同爲六字。第四孔同爲五字。第五孔同爲乙字。第六孔同爲尺字。然簫之工字孔爲本管倍夷則倍南呂相和之分。而笛之工字孔則爲姑洗仲呂相和之分。簫之凡字孔爲本管倍無射倍應鐘相和之分。而笛之凡字孔則爲蕤賓林鐘相和之分。簫之六字孔爲本管黃鐘大呂相和之分。而笛之六字孔則



為夷則南呂相和之分。簫之五字孔為本管太簇夾鐘相和之分。而笛之五字孔則為無射應鐘相和之

分。簫笛之尺字孔皆為工字孔之半。乙字孔皆乙尺相併折中。其分已明。故不悉列。字同而

分不同。則其音必不同。若音同者。則分亦同。故其字

必不同也。曰。其不同有定乎。曰。有。凡笛孔與簫孔同

字。而笛孔之分比簫孔之分恒高八律。倍夷則至姑洗高八律。倍

南呂至仲呂亦高八律。餘倣此。故笛字比簫字高四音。律呂相和取音。故高四音。

笛之工字。應簫之乙字。笛之凡字。應簫之上字。笛之

六字。應簫之尺字。笛之五字。應簫之工字。笛之乙字。

應簫之凡字。笛之上字。應簫之六字。笛之尺字。應簫

之五字。此以笛高於簫而論。則笛字為高四音。如以

笛之高應簫之低。則笛字轉為下三音也。曰。其不同

有自來乎。曰。自笙管來也。如黃鐘之律。在簫為工字。

設簧施哨。則高四音。乃應夷則之律。而為簫之乙字。

然以其為黃鐘工字之分也。故仍以工字名之。太簇

之律。在簫為凡字。設簧施哨。則高四音。乃應無射之

律。而為簫之上字。然以其為太簇凡字之分也。故仍

以凡字名之。餘律倣此。笛之聲字。皆與笙管同名。而

不設簧施哨。則又不與笙管同分。人第見其名之異。

而不見其分之同。故不知其所自來耳。誠知其所自



來。則固不嫌其名之異也。曰。簫笛字譜之異名而相應。若是其音果盡同乎。曰。有同音者。有音同而高低不同者。笛之六字孔。與簫之尺字孔同分。笛之出音尺字孔。與簫之五字孔同分。笛出音孔外兩上字孔之間。與簫之六字孔同分。笛之工字孔。與簫之乙字孔同分。簫之乙字孔。因掣音之故。其分微高。然亦爲同分。此其同音者也。若

笛之五字孔。乙字孔。尺字孔。皆短於簫。則以笛之高音。應簫之低音。簫之凡字孔。工字孔。出音尺字孔。與通。長上字。皆長於笛。則以簫之低音。應笛之高音。此其音同而高低不同者也。下編謂笛音每高於簫。由

於本體之分短於簫是已。曰。簫笛字譜之異名而同音。又如是。則何不並其名而同之耶。曰。簫笛字譜之異名久矣。自唐以來。以笙管定琴瑟。而笛之聲字因之。夫固盡人而知之也。今試吹某調。笙管簫笛並作。人各一器。器各一譜。而其音之高下。無不克諧。夫樂亦取其音之諧耳。無取其名之同也。况改笛則必改笙管。非惟盡更舊譜。人與器不相習。且並笙管因分得名之意。而亦失之。則何如仍舊貫之爲愈哉。



候氣

問列管候氣自然之應也。以此定律。豈尚不足據與。曰。此博士之卮言也。無是理也。曰。候氣之法。密緹木案葭灰。制云備矣。氣至者灰去。爲氣動者灰散。人及風動者灰聚。論亦晰矣。歷代試之而驗者。若北齊信都芳。候驗每月不爽。陳武帝衍十二管爲六十律。以候氣。悉有徵應。隋毛爽等隨十二辰位次埋管於地。氣至灰飛衝素。已事可指而數。宋儒蔡季通律呂新書。亦有取於候氣。凡以天地之氣動於不自知。而發於不容已者。莫過於此。而以爲無是理。何也。曰。所謂



無是理者。以理推之而無一之可據也。夫二氣之迭運也。陽動而陰靜。陽闢而陰翕。陽伸而陰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陽氣氤氳而為發育。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則陰氣凝固而為閉藏。春夏秋冬。涼燠異候。此天地之一呼一吸也。謂冬至一陽伏於地中。微陽初動。管灰從之。為可候驗。則自是厥後。陽氣暢達。遞長遞盛。至於魚上冰。蟲啓戶。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氣之嚮伏地中者。今且布濩於地上矣。猶然埋管於地以候之。不亦左乎。矧陽生於子。漸進至巳而極。陰生於午。漸進至亥而窮。若候氣於窮上反下之會。時就歛

嗇。灰何由飛。故牛宏論灰飛全出半出不出之故。隋文帝詰之而不能對。宋李照取河南葭葦製律候氣。率多不協。則謂十二律案節而應者。實不可為據也。且以坤輿之大。東西朔南。暨訖綿邈。候氣者祇驗試於一室之內。夫東室之西。卽西室之東。咫尺之地。相距曾幾。而期氣之動某某管。是必氣為有知。擇管而入。管亦有覺。迎氣以動而後可也。則謂十二月之氣皆可以方位求者。更不可為據也。蔡季通律呂新書原本第一章曰。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



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專指黃鐘一管言也。至於逐月候氣之法。蓋亦記述舊聞。朱子序其書。獨於候氣寘而不論。既又謂季通律書甚分明。但未細考。大抵指此類耳。問曰。呂覽繫樂於夏紀。後漢書言候氣於二至。安在陽極陰生之會。不可以候驗耶。曰。雷出地奮。陽氣鬱闕。初達。豫之取象於作樂者。緣樂由陽來。以卦氣言之。其時猶屬仲春。司馬光所謂春分之候。雷出地以動萬物。萬物悅豫而從之者是也。惟冬至子半。一陽萌動。於卦爲復。古或以爲於此時可以候氣。而餘月則

否。彼紀樂於夏。傳會豫象而溺其旨。至夏至亦可候氣之說。則於所謂陽復地中之義。又自相戾矣。曰。然則禮記備載十二月令。有律中太蔟姑洗云云。則又何說。曰。蔡邕月令章句不云乎。謂聖人鑄金作鐘。以正十二月之聲。乃截竹爲管。其聲之清濁。與鐘相應。故曰律中太蔟。明鄭世子載堉律書。述本末辯疑論。亦謂律中某某之文。蓋以案月奏樂言耳。循是觀之。則均非專主鄭康成候氣吹灰之說也。候氣之說。蓋昉於京房諸人。而流行於東漢讖緯之書。遞相祖述。漫無據依。况候之之法。又各不同。後漢志與晉志並



律製律呂正氣編 卷三  
三  
云加律管木案上。而隋志則云寘律管案上。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或又云爲十二笛寘室中。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從律。則灰飛不爽。至宋沈括。乃謂冬至。至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鐘應之。正月距地八寸。故太簇應之。明韓邦奇又云。堆管必擇曠野之地。黃壤之土。須去客土一二尺。或得正氣之應。歷代紛紜。迄無定說。故昔人目候氣爲詖術。直等之吹律生黍。吹律諸均。寘之存而不論之列。就諸說較之。則惟冬至黃鐘一管。可以候氣。猶爲彼善於此。然而皆非其實也。實則皆博士之卮言而無其理也。

### 飛灰

問飛灰不足爲據。旣聞命矣。顧竊有感焉。夫一陽始生。於卦爲復。潛龍勿用。陽在於下。易之大義也。周孔之明訓也。飛灰應管。與易相爲表裏。奚有不足憑之理。或緹室之制。未合乎古。或客土之劑。未得其數。是以灰不能飛。則有之矣。今謂飛灰爲無是理。豈一陽來復之義。亦未可信與。曰。飛灰之說之妄。正考於易而知之也。易曰。象也者。象也。是故凡易之訓。皆取象以示人。俾悟其理。若泥象以求之。無異刻舟以求劍。一陽來復。陽在下者。累六爻以爲象。則初九一爻。其



象在下。故又曰雷在地中。蓋地五陰也。雷一陽也。一陽在五陰之下也。抑地坤也。雷震也。震在坤之下也。後人以復爲十一月卦。十一月律中黃鐘。而謂此十一月一陽之氣在地中。寘管加灰以驗其飛。正所謂泥象以求。無異刻舟求劍者也。夫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人戴天而履地。自人耳目所見。則頂以上爲天。足以下爲地。太倉稊米。不足爲喻。其實縱之橫之。無往而非上天下地也。地球此面爲吾雙足之所履矣。仰而望之。天之蒼蒼也。就吾足所履而穿之。以至於地球之彼面。必亦有人焉。履地而戴天。其視天仍上也。

其視地仍下也。地球之體。固如是也。然則所謂一陽在下。固於何寄頓耶。以吾目之所見。天光之所及。曰此客土也。未及一陽之所居。揅去其客土。而天光又及焉。則又客土也。愈揅愈下。而客者仍爲客。是固終不可得主土能居此一陽者。以飛吾鐘管之灰也。夫陽無可絕之理。一陽生。則天之下地之上。左右前後。莫不一陽生也。二陽生。則天之下地之上。左右前後。無不二陽生也。乃斤斤焉求之地中。以冀陽氣之飛。灰亦惑矣。且一陽之生。生於何所。其必生自地心也。地面週圍七萬二千里。上應周天三百六十度。以圓



三徑一計之。全徑爲二萬四千里。則自心至面。半徑爲一萬二千里。如謂小雪陽盡於上而始生於地心。歷冬至一陽大寒二陽至雨水三陽而後上騰於地面。則冬至之時。陽氣自地心始上升四千里。距地面尚有八千里。不得入地九寸。卽遇陽氣而灰飛也。如謂小雪陽始生於地心。冬至一陽卽上騰於地面。則一月之間。陽氣已升一萬二千里。一日當升四百里。不在區區尺寸之間。黃鐘之管長九寸。太簇之管長八寸。其相差止一寸。九寸之管。冬至而灰飛。則八寸之管。不得遲至雨水而後飛也。使不拘何律之管。冬

至皆能飛灰。則又無取乎以飛灰驗律矣。卽或以水之冰地之凍驗之。謂十月地氣下降。陽在地中。距地面不過數尺。冬至陽氣漸升。距地面九寸。故黃鐘管應。雨水陽氣距地面八寸。故太簇管應。然冬至距雨水六十日。而陽氣止上一寸。以天地之寥廓而驗其氣於一寸之間。以爲冬春之別。亦迂濶之甚也。且小滿仲呂管應。猶在地面下六寸餘。是陽氣終未至地上也。益知其無是理也。夫時之春夏秋冬。日爲之也。日行北陸則冬。西陸則春。南陸則夏。東陸則秋。以其遠近而爲寒暖。以其寒暖之分際。而爲陰陽之消長。



八風於是行乎其中。而十二律應焉。皆天之下地之上事也。今乃欲求之於地中。以爲律管之驗。夫亦未達於雷在地中之旨。與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泥易之辭以論律。不徒害律。併害易也。是固不可以不辨。曰。未之試也。安知其不然。曰。

聖祖仁皇帝依古法遍試之。皆不驗。夫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未有驗於古而不驗於今者。始昔之人主。忽視律數一事。而以付之有司。未嘗親加試驗。史亦仍其舊文以相傳。而不知其誤也。如或偶有一驗。而非古今之常。則事屬渺茫。而益不足以爲據矣。



八風

問史記以八風協十二律。始於不周風。終於閭闔風。始於應鐘之呂。終於無射之律。風何以不始廣莫而始不周。律何以不始黃鐘而始應鐘。遂使十二辰以亥始以戌終。亦有說乎。抑傳述之誤也。曰。天地之本。固如是也。不觀諸易乎。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若是乎。十二律雖始於黃鐘。十二辰雖始於子。而言其大始。固必在西北也。西北者。戌亥之交。不周風居焉。故風始不周也。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故以四序言之。則十一月



一陽生而爲十二辰之始。以二氣言之。九月之剝而爲純坤。則陽已生焉。何也。無乾則不能成坤。坤畫斷處。卽乾之充塞於其內。已全具純乾之體也。故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碩果在於樹杪。其萼其花。其滋其核。至於九月而凋盡乾枯。外體將無復存。而生心充滿盈溢。始純而且全。迨其墮地而與坤同體。則明歲木德盛長。勾出萌達。無一不肖其本樹者。則知非陽之絕而復續。直是未嘗絕也。有表裏而無絕續。此陰陽之情狀也。曰。若此。史公之義亦精矣。而他書無以戊亥爲始終之會者。則何也。曰。有之。黃帝素問言之。

矣。沈括論之最明。而協紀辯方書亦嘗採其義以論十干化氣。與此有可相發明者。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黃帝問岐伯五運之所始。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者。奎壁角軫也。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王冰註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戊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星度必起於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起於辰也。五行家以戊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以戊寄於巳。己寄於未。惟素問以



戊寄於戌。己寄於辰。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  
戶。與素問同。水土相隨。水金子也。陽土故居。金行之  
末以爲亥始。水木母也。己金祖也。陰土故居。水行之  
墓以爲己始。故曰。天地之門戶。而萬物所從出也。地  
戶在辰巳。則天門在戌亥矣。五運六氣。皆八風之所  
爲。故言五運六氣。必以戌亥爲終始。十二律呂。亦八  
風之所應。故律書所言。與素問相表裏也。曰。刪書斷  
自唐虞。黃農渺矣。其說皆戰國時人所述。未經孔子  
論定也。六經中猶有可據。依以爲說之証佐者歟。曰。  
有之。文王後天之卦。固如是矣。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豈非始於乾而終於兌乎。乾者亥也。兌者酉也。兌乾  
之交。戌亥之會也。晉書曰。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  
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條  
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  
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闐闐。以八  
音八風配八卦。亦始於乾而終於兌也。



律集律呂正義編

卷三

三

